

靈樞經卷之七

錢塘張志聰隱庵集註

余國錫伯榮

同學

合參

任充謙谷庵

門人王弘義子方校正

逆順第五十五

黃帝問于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脈有盛衰。刺有大約。可得聞乎。伯高曰。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脈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

不足也。刺之大約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已不可刺也。

余伯榮曰。此論病氣亦隨血氣出入于皮膚經脈之外內而刺之有法也。氣有逆順者。謂經脈外內之氣。交相逆順而行。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升降出入。脈有盛衰者。謂經脈外內之血氣。有出有入。是以有虛有實。有有餘有不足也。刺之火約者。必明知病之方來之可刺也。與其方盛之未可刺也。與其已過之不可刺也。

出則內虛外
實入則內有
餘外不足也
大氣已過刺
之則真氣脫

黃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
擊堂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汗。
無刺渾渾之脈。無刺病與脈相逆者。黃帝曰。候其可
刺奈何。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
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
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
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
不治已病。此之謂也。逢叶彭

此言刺法有如兵法。當避其來銳。

鑿古之

歸按史

記軒轅之時。神農時世衰。諸侯相侵伐。及蚩尤作亂。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故卽以用兵之法。而爲刺之大約。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是以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俟其氣衰。輒亂。然後擊之。無有不克者矣。焯焯之熱。熱盛于皮膚也。漉漉之汗。邪盛在肌腠也。渾渾之脈。邪入于經脈也。病與脈相逆者。眞邪相攻也。離合眞邪論曰。夫邪去絡入于經也。舍于血脈之中。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方其來也。必

按而止之。無逢其衝而寫之。知機之道。不可掛以
髮。蓋邪之方盛。不可迎。邪之以往。不可追。俟其來
去之時。如發機之速。不可差之毫髮者也。刺其未
生者。未生于脈中也。未盛者。邪來之未盛。已衰者。
邪去之已衰。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謂邪氣方
盛。則真氣大虛。故勿敢寫邪以傷正氣。刺其已衰。
事必大昌。上工治未病者。未病于脈中也。蓋傳溜
于血脈。則有入府于藏之患矣。○余伯榮曰。按此
篇篇名逆順。而伯高曰。氣之逆順。所以應天地陰

陽四時五行也。是雖論刺之大約。而重在氣之逆

順。夫天道右遷。地道左轉。四時之氣。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升降出入于天地之外內者也。五藏

者。生長化收藏之氣。此皆陰陽相貫環轉無端。夫

人皮以應天。肌肉應地。血脈應地之經水。氣之逆

順。謂氣之環轉于經脈皮膚之外內。交相逆順而

行。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氣。是以下工刺其

方襲者。謂病之方襲于脈中也。與其形之盛者。謂

病之盛于皮膚。而爲熇熇之熱。漉漉之汗也。與其

鍼入下脈則
相逆真邪已

合則涌波不
起順脈而行

病之與脈相逆者謂病邪始入于脈也。蓋脈氣之
出于皮膚從經而脈。脈而絡。絡而孫。孫絡絕而后
出于氣街。邪之入于經脈。去皮膚而入于絡。去絡
而入于經。是以病與脈之相逆也。夫邪去絡入于
經也。如涌波之起。時來時去。無有常在其病氣已
衰。則順脈而行矣。故曰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此篇
重在知人氣之逆順。應天地四時五行。則知邪病
之盛虛出入矣。

五味第五十六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藏分別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于胃。五藏六府皆稟氣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榮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任谷庵曰。此章論五藏六府。津液榮衛皆秉氣于胃。府水穀之所生養。夫穀入于口。其味有五。各歸所喜。津液各走其道。穀氣津液已行。榮衛大通。所化之糟粕。乃傳于小腸。大腸循下焦而滲入膀胱。

也。

黃帝曰榮衛之行奈何。伯高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

搏音團

任氏曰此言入胃水穀所生之精氣。先出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兩焦上焦中焦也。上焦出胃上口。中焦亦並胃中。故曰胃之兩焦。穀入于胃以傳于

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清者爲榮濁者爲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大氣宗氣也胸中膻中也其宗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上出于肺循喉咽以司呼吸呼則氣出吸則氣入也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穀入于胃化其精微有五氣五味故爲天地之精氣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其大數常出三入一蓋所入者穀而所出者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其津液溉五藏而生榮衛其宗氣積于

胸中以司呼吸其所出有三者之隧道故穀不入
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余伯榮曰按本篇
言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
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此宗氣之行于脈外
也蓋肺主皮毛人一呼則氣出而入萬四千毛竅
皆闔一吸則氣入而入萬四千毛竅皆開此應呼
吸而司開闔者也邪客篇云宗氣積于胸中出于
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此宗氣之行于脈中也
一呼一吸脈行六寸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

八百十丈爲一周。此應呼吸而脈行循度環轉者也。故曰宗氣流于海。其下者注于氣街。其上者走于息道。蓋行于脈外者。直下注于氣街。而充遍于皮毛也。

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五穀。粳米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果。棗甘。李酸。栗鹹。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猪鹹。羊苦。雞辛。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薤苦。蔥辛。五色。黃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凡此五者。各有所宜。所

色合于氣
氣合于味

謂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粳米飯。牛肉。棗葵。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薤。腎病者宜食大豆黃卷。豬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黃黍。雞肉。桃葱。粳粳同。

余伯榮曰。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是以五色合五味。而各有所宜也。五藏內合五行。外合五色。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津液各走其道。以養五藏。故五藏病者。隨五味所宜也。

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苦。

余氏曰。五味五氣有生有剋。有補有寫。故五藏有病。禁服勝剋之味。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飯。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犬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

藏氣法時論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

苦乃火之味
故主燥熱

食酸以收之脾苦溼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
急食苦以泄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夫色者氣
之華也緩急燥溼藏氣之不和也五藏有五氣之
苦故宜五味以調之用陰而和陽也愚按脾苦溼
急食苦以燥之而又曰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
栗藿皆鹹蓋脾爲陰中之至陰而主溼土之氣乃
喜燥而惡寒溼者也故宜食苦以燥之然灌漑于
四藏土氣潤溼而后乃流行故又宜食鹹以潤之
是以玉機眞藏論曰脾者土也孤藏以灌四旁者

也。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故宜急食。苦以燥之。如鳥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謂如黔喙之屬。艮止而不行。是以食鹹以滋其潤。溼而灌漑也。蓋脾爲土。藏位居中央。不得中和之氣。則有太過不及之分。是以食味之有兩宜也。

水脹第五十七

黃帝問于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覃音盡

余伯榮曰。此章論寒水之邪。而爲水與膚脹鼓脹。